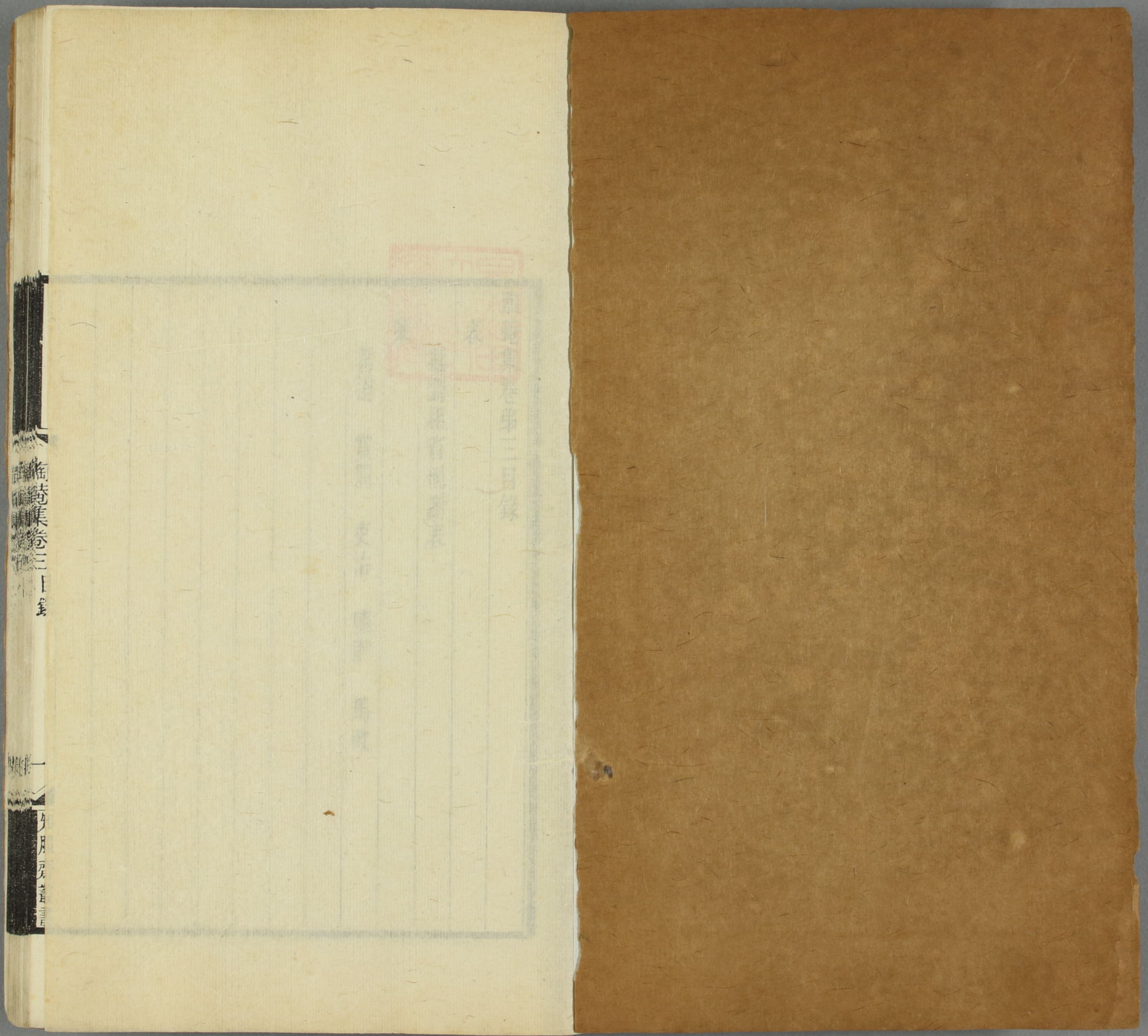


14
1666
18





蘇詩集卷三

目錄

一

蘇詩集卷三

目錄

蘇詩集卷三
目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陶菴集卷第三目錄

表



擬蠲租省刑謝表

策

君道 賞罰 吏治 積貯 馬政

門 4
號 1666
卷 18

陶菴集卷第三

表

擬上念歲祲獄繁頒詔中外悉蠲十二年以壽未完
錢糧特諭輔臣會同三法司官清理淹禁務稱好
生至意羣臣謝表 崇禎壬午

伏以帝德罔愆啟殷憂於民瘼王心惟一厘清問於時艱
道唯約己以裕人心在勝殘而去殺石田茅屋仁見陽春
棘木槐廳共騰嘉氣竊惟再分九等作貢惟均周訓五刑
亭疑不濫月要歲會先計有年無年之殊羨里夏臺竝懸
重用輕用之典漢世之蠲除有二絲田租以及賑貸史不
絕書高帝之約法惟三自盜賊以至殺傷過此皆赦蓋當
勞止之歲衾構且賜於朝廷況秉欽哉之心獄岸敢苛乎
雀鼠慨鹽鐵始於敬仲而祖其說者酒酤茶漆無所不算

早稻田 大學 圖書館
號 28.9.7 文
藏 書

亦無所不征洎督責本於李斯而揚其波者宮墨劓黥有罪必加亦有加必酷起元朔迄延熹得官多在於輸粟奔崔實後劉頌議論間主於肉刑海魚增三倍之租木鶴絕千磬之鼓入職貢者熊皮鷗羽卽珠飛窮海而必追隸刑官者荼苦脂凝雖錢有雇山而罔貸歷觀唐宋除陌間架青苗手實之文與凡酷吏拂足捐雲突地死豬之法心乎痛矣涕旣隕焉蓋黃紙放而白紙收不禁品屋圍桑則以頭會繁而刑章益峻赭衣多而畫衣少因之履貴鼻醜則以金贖重而賦入滋艱不觀聖明何知民病茲蓋伏遇仁侔覆載道協禹湯起藩邸入鈎陳二十而以德盛攬河魁握金鏡千年而快河清嗣王業於千畝之間祈田祖而祀農皇儉勤日著拔元慝於崇朝之頃清掖庭而肅盤水威武彌尊重思昭代之興隆實繫本根之深厚高皇帝念民

疾苦始編賦役黃冊而升勺斗合皆自糧長以輸官倉宣皇帝法天好生因讀立政周書而笞杖徒流皆責三司以平冤濫蓋歲漕東南米粟四百萬水旱則蠲更定大明律令六百條矜疑必赦是以農政脩而蠶繭被於山谷馴致斷獄少而鵲巢依於貫城列聖以來淳風茂矣惟天運承平旣久暫焉穀貴人荒兼有司訓導不明漸覺麇驚魚亂肩榆無粥家家掘蟄燕於寒山覆日有益往往泣黃沙於虎穴楓天棗地之國鵠作面而較枯嘉石圍扉之旁蟲化肝而猶憤召杜旣遠于張不生遂使百姓倒懸之悲壅於聞見則朝廷無繇而知朝廷子惠之意格於奉行則百姓無繇而被驅蒼赤作雕題鑿齒積怨愁爲雉離石言禱甚桑林歎深梧象用渙綸音於薄海俾寬籌筴於大農除積欠斷自十二年以壽軫兵荒極於十三省之內繼降再三

附錄卷三
之救并諮不二之臣操丹筆者敬哉無令請室幽魂乞餘
靈於渡蟻歎蒼鷹者誰也務使海濱孝婦聞吉語於金雞
聖意丁甯人情抃舞頓使河山千里之外龐眉齡背盡同
醕醑於一堂天威咫尺之間棺絮歐刀立起然灰於白骨
若夏稅若秋糧知百姓寄財如外府或翦除或減等知王
者用法如江河人無卜式之心詎譏平準獄罷皋陶之祭
盡是福堂臣等心存撫字意主明清讀孫樵驛壁之題知
囊有金錢卽是王民之蠹賊詠蘇軾獄中之什念魂飛湯
火重干天道之陰陽值茲大誥之重申竊以官箴而自矢
穀方秧節麥方弔旗民最苦青黃之不接頭有針薰足有
刺剜囚敢言奏報之皆虛永惟周廩漢倉可無長計以足
國若彼鄭書晉鼎實則古人所不談政甯拙於催科文勿
深於析律庶幾撫摩瘡痍待疲眊生意之復還亦或接踵

循良爲聖世太平之一助伏願軒圖廣照堯鏡增輝因已
蠲推所未蠲雖尺帛束總皆女織男耕之所積因已赦思
所不赦彼青巾白馬豈金科玉律之所寬量其入而出可
知蠶厥魁而餘罔治將見蝗蝻不敢爲虐洽風清敞歌樹
桑納稼之休懈豸皆能觸邪潢池綠林邀衅甲銷兵之樂
策

君道

執事策士之首卽以古帝王之術本於誠一者爲問生竊
有感焉我皇上日昃求食未明求衣可謂誠矣拔去大憝
修舉祖法兢兢焉思所以新美天下之風俗者十五年於
茲可謂一矣然而敵不靖寇不滅旱蝗游臻道殣彌望此
皆天所以啟翼我皇上而底斯世於綦隆也豈誠一未至
之咎哉又豈誠一外別有操持而後可哉蓋亦仍就執事

所引皋陶之言知人安民者求之而已矣知人者上自元
寮下及州縣皆能擠擻而後可安民者內自輦轂外及邊
庭皆能扶持安全之而後可二者相提而較則安民必本
於知人不易之論也請言知人之法古者三代盛王出則
見三公六卿入則御綴衣虎賁攜僕奄尹之屬無小無大
皆朝夕遊處而後能知其爲人降至於漢去古已遠然而
馮唐袁盎之徒皆郎官小臣或得與人主直言曲譬如朋
友然或參處深宮之間至斥言其嬪妾之可否而人主不
以爲忌其臣不自以爲嫌故宮中府中咸若一體耳目不
壅而政事疏通也孝武失德頗多乃其知人之明獨絕千
古者亦以霍光日磾諸大臣皆取諸周廬環衛之間也自
時厥後若唐太宗於房杜王魏諸臣皆一一評騭深中其
隱諸臣亦釋然服之雖太宗之天賦英敏哉亦其君臣之

閒相與無閒而後至此也我皇上聖明首出同符三代不
可以文帝太宗爲喻生請以祖法言之始置中書省召許
元胡翰日會會其中輪講治道非聖祖之所以禮耆儒乎
徵宋濂劉基章溢葉琛日備顧問非聖祖之所以親法從
乎州縣所貢孝廉人材皆得引見長吏以治行稱者召見
獎勵賜坐宴而後遣非聖祖之所以接遠臣乎生故以爲
欲盡誠一之義必極知人之明欲極知人之明必通下濟
之義公卿府部召對平臺綸音傳諭未已也必朝夕繼見
以詢之州縣小吏卓異奏聞天章褒慰未已也必臨軒清
問以察之務使人材賢否邪正之故無不明中外纖悉隱
微之情無不達然後本任官稽成之法設移風易俗之條
推之輦轂則輦轂清推之九邊則九邊靖矣是則知人者
安民之本也知人安民者治天下之本也誠者誠此者也

一者一此者也若夫玩心神明涵養聖敬則有典謨所載與夫二祖列宗之心法煌煌矣

賞罰

夏后先賞而後罰殷人先罰而後賞賞罰者曠世之砥石也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聖王無以爲治雖然懸賞罰以爲權而以精神加厲其間則董江都所謂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之者倘亦可參用其意乎今天下之精華稍竭矣求之以足國裕民而鑄山煮海泄盈劑虛者未之有也求之以奇謀異勇而飛蒼走黃揆陰闔陽者未之見也章服不可謂不榮也蕭斧不可謂不凜也然而蕭然如病者之未愈屹然如芒刃之頓而不行者何也生竊以爲足國裕民之無人者士溺於科目之習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也奇謀異勇之不出者士拘於資格之說始以是求之

旋以是困之也馬端臨有言以銓曹署官而所案者資格則磨勘小吏得以司升沈之權以科目取士而所程者詞章則操觚末技得以階榮進之路今使漢桑孔唐劉晏日操三寸柔翰剝剝緝拾一旦處之以大農筦之以國賦其能精思輒計如曩管乎必不能矣今使謀若孫吳勇如黥彭俯首張耳奔走諸大吏苟稱門下廝役其能安然而爲之乎吾又知其不能矣國初三途竝用其最重者薦辟與鄉貢次乃及於科目其有茂才異等曉習兵農禮樂天文地理河渠律厯兵陳壬奇諸科者皆不繇場屋一出卽爲臺閣妙選方面大臣若國初用師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而以文大臣總督參贊其勇智足仗者雖拔起行間亦未嘗鄙之爲粗人目之爲噲伍也故其時豪傑有義之士旣得專意於實學而纖利小才亦趨然思所以自見蓋文

士之鮮實學也自輕鄉貢罷薦辟而獨崇科目始也謀勇者之不樂自見也自痛抑武弁始也近則薦辟之法稍施行矣而州里不勸駕舉主不連坐邊隅多事日增武臣而其求之也不精制之也多方古之推轂而命者不如是也誠復國初鄉貢之法責成學臣務重實學不獨以觚槩從事士之華實相副者年書月破學成而貢之朝勿拘限年之例而於薦辟至者稍爲隆重其文重之則吾之責之也深而舉主有甘受不稱之罰士之足國裕民者出矣武弁則開以丹青之信誓以茅土之言有能滅寇平賊者朝廷不中制文墨吏不掣肘但用唐世以裴度督李愬之法節制遙聽於度而兵機進止一斷於愬彼才氣旣伸而飛揚跋扈之心亦不得作也士之奇謀異勇者出矣夫有燕昭之金臺而何患無樂毅有漢王之拜大將而何患無淮陰

苟行此而奇士不出盜寇不平則許綰有言臣請以臣首爲徇

吏治

明道有言一命之士苟存心於物亦必有濟語吏治於今日益其亟也吏治不越威愛兩端然威愛豈雜用之術竝施之方哉古者國僑治鄭有火烈之言董安子理晉陽有峭澗之論黃霸治潁川實以精密行其慈惠孔明治蜀亦云法行而後知恩然則內以愛爲本而外以威濟之始以威爲導而終以愛拊之吏治止是而已漢之六條唐之四善所以制官方也不可舉而施乎宋璟之爭限年陸贄之議七患所以正銓選也不可擇而避乎卓茂之自密令入爲廷臣黃霸之自潁川入爲丞相所以優守令之敘也今豈無循良乎唐太宗書刺史縣令之名於屏風宋仁宗之

牘記其名臨辭陛見所以嚴守令之課也今豈有異術乎生竊以爲今日吏治之弊在破察太寬遷代太亟牽制太多督責太嚴祖制設撫案官巡行州縣破察守令舉其循良清白者劾其貪酷罷軟者又諭吏部破察賢否以牧愛宜民者爲最撫案官所舉不稱一體論劾今皆不能舉其實矣所謂破察太寬也先臣周忱繇長史徑陞侍郎陸瑜繇布政徑陞尙書此皆嘉以布聞就加官秩久於其任然後責成今則近任三年遠歷再破輒得美官以去吏視州縣如傳舍耳所謂遷代太亟也等守令而上之有二司等二司而上之有撫案奔走伺候惟恐不力跪拜造請惟恐不虔管人喻之眾身而加一臂眾臂而加一指所謂牽制太多也軍興以來催科辦者爲能吏轉輸緩者爲棄材如祖制所頒祀神恤孤學校諸科皆廢而不舉非其不能實

不暇也所謂督責太嚴也誠能申救攷功振刷風紀以救破察之弊璽書慰勞增秩記功以救遷代之弊慎選方面大臣具報所行所禁以救牽制之弊蒞諮地方水旱量議所征所貸以救督責之弊吏治其有鳩乎抑有說焉吏之威愛皆本於廉廉則不可以不養也古太守祿二千石縣令祿六百石今守令之祿才及古者四之一巨彼內顧父母妻子之養無以爲資而退循其耳目口體之際儼然也禮俗之酬應迫之上官之苞苴迫之交遊親黨之邪說迫之則其勢不得勉而爲善生竊以爲國家宜嚴汰冗員稍節水衡工役及燕賞織造諸不急之費而以其所節者量加守令之祿以養其廉至於奉事上官送往迎來者有禁竿牘遊說之屬有禁私買利田宅盈千畝者有禁而又嚴高皇帝犯贓謫戍之罰則吏治之興日可俟也生請歌羔

羊矣

積貯

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奉上德意勸農課桑使旱澇有備而百姓給足者守令之事也兼權輒計與周官九式九賦相出入者非守令之事而廟堂之事也今天下豈憂財少哉患所以耗之耗財之患莫大於兵國初九邊糧餉多資鹽引屯田不全藉輓輸也萬厯中九邊始藉京運增至二百餘萬當時已苦其多今自兵寇交訌以來遼餉勦餉歲增不已新舊幾二千萬兩計其額已十倍於萬厯時國初無論矣敵人闖入或曰將少也則增督增撫增都督增參謀贊畫增副總兵參遊以下諸員不知其計也流賊公行或曰兵少也則增兵二十萬而文武諸臣之在行閒者召募家丁掛名幕府不知其計也竭生民之膏血歲輸九邊

適以充債帥之囊飽乾沒之腹而國計於是乎大病夫金穀相輸猶血脈也日流於身故無疾一或壅之而癰疽生焉疾病作焉今則其壅之之時也雖使守令日捐捐焉以勸農爲職其富至於土等黃金谷量牛馬而兵日益加餉日益增則亦拱手園視末如之何已矣雖然增兵增將者亦日顧事體何如不當惜財目生觀古者大將握兵於外獨出獨入始能成功高仙芝封賞清之兵敗於中使督戰李臨淮郭汾陽之兵敗於節度不一是將宜擇而不宜多也句踐伐吳信陵救趙皆下令三日汰其癯弱思歸者過半曲端之對張德遠亦曰見兵四十萬人必斬二十萬人乃可用也是兵宜擇而不宜多也夫兵與將本不宜多而沉重之以冗祿浮餉使中國蕭然繁費哉今宜嚴擇將精練兵汰軍中不必設之官以減冗祿汰軍中不必用之卒

以省浮餉則民力寬矣然後師充國孔明羊祜杜預韓重
華李抱真之成法以屯田變葉洪之折色以中鹽通宋元
以來交子會子之意以制錢鈔採鼂箔募民入粟塞下之
論以通開納則有司之事次第舉行可也雖然四者之中
開納亦弊法也不足則行之有餘則直罷之而已矣

馬政

事固有若不相繫而實相繫者詩頌衛文而曰秉心塞淵
駉牝三千頌美魯僖而曰思無邪思馬斯臧夫思之無邪
心之塞淵本於幾微而駉牝從焉而馬臧焉此皆有深意
至理可繹思也故馬政有得失而世之古今吏之勤惰兵
之強弱皆在乎此矣生請略言堯代馬政以復明問可乎
漢之馬盛於文帝而耗於武帝蓋文帝時馬養於官又養
於內郡又養於邊塞至武帝侈心好大青去病窮追幕南

士馬恆耗十之六雖其時匿馬之罰甚峻大宛之使益出
而於馬政無補也是漢之失不在於求馬之不勤也唐之
馬盛於貞觀至麟德而耗於開元蓋唐興養馬於監牧又
養馬於飛龍殿張葛歲實能其職至元宗倦於政事安史
旤生而苑監之馬皆沒雖堯有王毛仲善牧養後與突厥
吐蕃互市而於馬政無補也是唐之失不在於牧馬之無
人也宋之馬盛於治平而耗於熙甯蓋其初市馬於邊而
於河東京西宜馬之地興置監牧至安石黻國馬於編戶
賦監苑於民間民病而馬亦大耗雖文彥博力爭新法於
堯李綱申復舊制於後而與馬政無補也是宋之失不在
於議保馬者之無正論也我國家建監設苑馬事至詳說
者謂兩京河南山東牧於民卽宋之保馬山陝遼東牧於
官卽唐之監牧然在邊者病其無實而在民者苦其有害

近則春秋二運折色之弊既行西北二邊和市之路并絕京師三大營所需馬三萬匹而倒死兌補之餘嘗不盈數千九邊各鎮所需馬四百餘萬罔寺折色嘗苦其不繼也爲今之計如清察艸場之侵占者優卹馬戶之窮苦者隴右岐幽宜勘實牧地廣行字畜養馬丁田宜悉徵租金以召牧圉而又重罔寺之權慎牧卿之選復川陝馬政都憲之舊此皆大略也生則以爲兵不强馬政不可得而復也三大營之兵不强各鎮之兵不可得而强也漢初天子不能具涇駟唐初止得突厥馬三千隋馬三千而馬卒蕃息豈非南北軍與府兵爲之根本乎若今日京營之兵不强雖渥洼汗血之駒驪驪一骨之駿將安用之且夫制蹂躪之邊庭當用古偏箱車接深山之流賊當用步卒登海防邊楚蜀上流防寇當用舟師此皆與馬政相維持者譬

諸一髮牽而眾髮隨動未有馬政獨强者也聖明在上行將內清銅馬外服屠耆生且言其進於此者而造父非子之事不暇以詳焉

陶菴集卷第三終

陶菴集卷三策

十一

知服齋叢書

順德龍鳳鑣校棊

陶菴集卷第四目錄

啟

上房師王登水先生啟

書

答歸恆軒書 答柴集勳書 答張子灝書 答金

孝章書 上房師王登水先生書 答侯雲俱智舍

兄弟書 寄偉恭書 與侯廣成書 答夏啟霖書

答侯記原書 與柴集勳書 與龔智淵書 與

馬巽甫書 答王研存書 與龔智淵書 與侯廣

成書 與龔智淵書 又

陶菴集卷第四

啟書

上房師王登水先生啟

伏念某海壖賤士林艸鄙生抗高標於媚學之場彈古調於無人之野書忘寢食思起班揚賈董而與遊學論精微將求濂洛關閩所未發至若帖經墨義恥為繪句絺章風變永嘉力追正始功非武事高語廓清坐是浮沈鄉校者廿年因之蹭蹬棘闈者五舉雖年未臻於強仕人方濫數為時髦顧名已宿於文場已亦自疑其晚晚不謂雕蟲末技薦諸冰雪聰明叨居摸索之中得騁風雲之氣茲益恭遇老師臺下誠能體國公以生明龔黃高漢吏之稱燕許擅玉堂之筆方且五雀六燕平操人物之權衡遂令纖利小材盡入文章之淵府蕭然飢餓荷此甄收感乃銘心謝

宜重繭然而齋糧千里方嗟趙壹之空囊借計公車復迫
郗詵之獻賦是敢敬修牋記參承之禮用以稍紓高山仰
止之誠雖其迹涉踴涼似永叔之不登階序或者心存永
久如任安之獨在門闌瀝下情以塵清覽有違此語是
負師恩

答歸恆軒書

相隔經年實以人事牽率心迹乖互知有道者不我棄也
承示近著并見教以兩先達之言一宗秦漢一學太僕且
欲取決於耀耀於此事所謂力不足者雖其鑽窺之久卜
度之艱亦差自謂有見然方思取決於仁兄而未得況敢
決仁兄乎又況敢決兩先達之言乎唯下問諄切不敢不
有以置對夫謂文必宗漢學昌黎已非其至者宋以下姑
置之此說非也夫漢人文章如遷固之史賈誼仲舒劉向

之奏疏七制之君之詔令其雄健飄忽醇深溫粹固已極
語言之妙而宜爲學者之準則矣然而近代空同大復歷
下弇州之宗漢也得其皮毛唐宋諸公之宗漢也得其神
髓得皮毛者似之而不似也優孟之學叔敖也得神髓者
不必似之而似也九方皋之相馬也試取遷固諸人文字
讀之又從而深思其意然後知昌黎所謂師其意不師其
辭與所謂古人爲文本自得者真超然獨見之言矣然後
知昌黎以下諸公之善於宗漢矣若夫何李諸公之宗漢
徒擲其成文章絺而句繪之天吳紫鳳顛倒衽裾而顧自
說其機杼之工真不滿識者之一笑也今欲闢去昌黎及
宋以下諸公而直言宗漢其說不爲不高然不免陰翼空
同大復諸公而反操入室之戈以向漢人也且學漢人之
文譬如學孔子今生孔子之後而學孔子其能不由師傅

一蹴而徑至乎抑必如孟子之私淑諸人乎如不免私淑諸人則昌黎以下諸公固吾所私淑之以學漢者矣又有說焉以唐宋諸公爲學漢猶淺言之也漢人之文從六藝出唐宋諸公之文亦從六藝出以唐宋爲學漢者直謂得其氣脈以行文爾若其議論之高持擇之精庸有遠出於漢人之上者漢人間或有疵如孔門之有樊須宰我唐宋人間出於漢人之上如後世之有濂溪明道使濂溪明道與樊須宰我之徒差肩而立不問知其優劣所在矣夫漢人之文與唐宋之文既同出於六藝則不學六藝又烏可以學漢哉此說既明則近學太僕之言誠非卑論也蓋太僕之學韓歐猶韓歐之學西漢皆所謂師其意不師其辭者也皆所謂自得者也由漢以後有唐宋諸公由唐宋以後有國初方宋諸公國初諸公既沒當刪去何李王李之

文而直接以荆川震川諸公欲觀海者必派江湖欲登岸者必由津筏此不易之論也放言至此恐爲外人所訶怒牽仁兄一覽卽焚去之所示諸作筆高而味長尤善反覆婉折以極其論眞善學歐陽者謹據愚見以得失鐫注簡首以復承委詩序因耀近日好靜坐深思不敢妄作欲姑徐之而後發屬計借忙迫未果然終不敢自外也又承許見贈小序牽卽爲之而於大鴻處見寄牽甚牽甚

答柴集勳書

大鴻處得長箋勗我望我比於九鼎大呂之賜然所謂廬陵云云者弟何人斯而敢爲役抑可謂有其志矣惟仁兄篤實輝光之學醇深雅健之才博取而精出厚積而遲發其於古人固當掉鞅而出其壽也滔耀學業蕪淺不足爲知己道顧吾家涪翁有云治經欲鉤其深觀史欲馳會其

事理經史二物真學者之左右手也然不治經而欲觀史譬之持無星之秤不足以衡物不養其心氣以求合於道而欲治經譬藝無根之花生氣盡則萎矣日來端居靜思以求所謂養心治經者而未有得也仁兄其有以教我乎

答張子灝書

尊稟共選四十餘首可謂過刻然此事亦不容不刻也所選皆的的清妙然弟意授梓且緩古人著述多至晚年乃定益中歲所爲或風格未成波瀾欠老皆它日遺恨弟望兄爲不朽之業遲之深之將來火候至足自當泚筆慙懇今則姑徐徐云巨荆川集送到此老是歐曾嫡派集中諸傑作如讀春秋周襄敵公傳敘廣右戰功不能指其何字何句是古而逼真古人楷其得意處流入近時道學一路然談理亦多發明詩則必不可法文可談理詩不專談理

也弟亦未曾細看一過不過信手所到標出數處亦見其意思所在而已俟他日覆觀之或更有所窺也

答金孝章書

胸中有孝章者十年而未得謀面忽於棘試中間聲相就作合甚奇此亦吾輩異日一段佳話也弟濩落既久不復嗟歎俾抱如吾孝章而猶然迴翻文章尚有價乎鱗長來做邑兩拜手翰初次以鱗長暫歸匆匆不及裁報先後得讀包將軍傳及太夫人志略一表孤忠一揚聖善此卽孝章之出師表陳情疏也忠孝大節略見於此矣如命僭爲太夫人哀辭及包將軍楚辭各一章書素冊呈正意滿口重辭不得流惟執事教之亾友閱裴村一生苦吟窮死艸間良可哀痛聞其閭中素能攻苦會淡一子亦漸長差可慰意也弟已收得其遺稟稍次弟之開歲卽當授梓尙欲

細商之於左右巨渠存日每道孝章不去口實而孝章可謂古道復形矣鱗長旅況落落幾成薦福碑弟與同人言及輒歎每舉青蓮詩中空手無壯士窮居使人低二語不勝慷慨宋史一事大有功於學者弟意更欲刪去其不必存之傳而於必存之傳不妨字句稍詳管人謂校書如落葉埽而愈有則知勒成一書尤難尤難也

上房師王登水先生書

某蹇淺下材自十有七歲而入膠庠今二十有一年矣生平厭薄陳言獨好泛觀古人之書蓋嘗求義理於六藝求事跡於二十一史求萬物之情狀於騷賦詩歌求載道之器於漢唐宋數十家之文章編刻規撫涵揉櫟括放而之於詩若文之間有一言之合道一篇之追古則欣然以喜至於忘食若今之制舉業固未嘗屑屑以求工然亦以爲

繹聖經尊王制無所苟而已矣近則深惟臧氏三不朽之旨嘗謂古之立言傳世者非其有得於心則莫能爲也夫既有得於心矣雖有言可也如遷固荀揚韓歐之屬是也夫既有得於心而有言者矣雖無言可也如鄙宗之叔度是也某之所見如此則視俗學彌不足好比來歛華踐實玩思性理將求所以悟明其心而剛大其氣以庶幾於古之因文見道者尋繹久之亦復超然有見於文字語言之外始知近代河東餘干新會姚江諸君子之理學門庭或殊而歸趨則一世儒舍性命而談事功舍事功而談文章是以事功日陋文章日卑而詖淫邪遁之害浸尋及於政事而不可救蓋天下之狂攘數十年於茲矣某也粗有識知上受罔極之恩於孔孟其敢質質焉以文人自居以富貴利達之學術自陷也哉重念有親在堂不敢絕意進取

是以奔此雖經屢別今年復隨眾入闈屬有天幸得出於
輒事之門下恭惟輒事慈祥溫惠之風清剛廉潔之守仁
思義色洽被遠邇精鑒妙裁出於誠一闈中所得率多奇
傑卓詭之士而某也誤廁其間雖其才不及韓愈蘇軾萬
分之一而輒事固今之陸宣公歐陽永叔也世有出於宣
公永叔之門而不竭蹶奔走叩首函丈者與唯是榜放後
卽入南都台旌已還青陽是時督學有親供之召雷江陰
者旬日家閒復苦京報人乞索無厭乃歸家凶貨以遣之
而某窶貧人也計偕在卽束裝愈難因思輒事所以甄收
某者固將望其有所樹立不必責以區區之一見是以不
揆狂斐輒敢自述其爲學爲文之本末與其所以不得至
奔之故熏沐拜書仰塵清覽伏惟輒事憫其至誠也教且
誨焉而不督其罪戾幸甚幸甚

答侯雲俱智舍兄弟書

審知習靜鈴齋讀書學道之味與時俱深欣羨欣羨僕一
春多爲酬應所牽袞袞過日因而動靜兩概亦多乖張每
思古人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譬諸農皇之嘗
藥一遇毒螫不復再嘗今則明知其爲腦子野葛而姑致
身頰閒者多矣豈不可歎哉業已誓心刻骨不徹不已其
下手處全在刻刻照顧主人公而已不患念起唯患覺遲
此八字訣也若工夫未到自然謾云休去歇去正是服食
中之腦子野葛也何如何如五月中與眉聲攜數十卷至
陳園屏迹不與人接未幾間人月會試之旨未免隨眾一
行此實萬萬非本懷而有不得不往之勢陶公所云一形
似有制素衿不可易者我之謂矣僕嘗語人云身無濟世
安民之才亦無全軀保妻子之志世事如此當養晦十年

至舍我其誰而後出此宿志也今乃似馳馬入京應不求
間達科者心迹之間大可憫笑也行期在月之九日爾後
當有數月之隔音郵諒不數數肯承訊及詩劄已寫至鄭
風大約漢宋兩造而已意微加讞決焉今攜置行滕中有
暇輒讀之未能寄往以雲俱智舍精解懸悟不須以此對
同也近者翼王亦事此學視僕尤詳悉想所欲聞諸唯爲
道自力勉旃勉旃

寄偉恭書

日夜盼家信唯得七月中一書心懸旌如也知弟瘡疾此
不足爲苦想當旋復矣間學臺歲試在九月中名次肯後
不知何如然此直呼盧耳大得失不足介意況小者乎吾
廷試臚傳時見鼎甲三君先上不得與者皆嘖嘖稱歎以
爲登仙甚者至閉目搖頭不欲觀蓋羨之之極也吾此時

歎息無限管人謂狀元三年一箇何足多慕此至言也天
地間自有數千年一箇者數百年一箇者數十年一箇者
今人必不肖爲數千年一箇的人而必欲爲三年一箇的
人已是可笑況數月一箇又何足言乎我近來意味甚雜
皆因終日塵中打滾自然多走失處又胸中橫著一箇矜
字眼見他人品骨不如我議論不如我意思識見皆不如
我便不免有輕蔑時俗之意坐此學力不進然在寵辱場
中壁立如鐵則中庸所謂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吾自
信無憾推而言之天下國家可均也唯中庸不可能則過
此以往并心一向猶冀天不絕我聖人不棄我我終有一
立腳去處不徒然而已弟勿憂我爲俗人所牽俗念所染
但我當自憂處正多巨客中無可與語時時仰屋而歎買
得唐詩數冊小鑑一部誦詩至精微入妙處讀史至得失

分際處窗虛月白風急天高自歎自嗟自解自會真恨千載上人不從吾遊也目壽諸公赴館選如渴我掩門獨坐既無得理而又懸念吾父吾弟且思管人三喪在淺土便汲汲求人以葬今吾家二喪未舉爲人子孫者亦安得曠年於外乎兵寇交訌倏忽不常今趁道路略通時且歸料理一番如可終不謁選竟作隱局否則打疊身子乾淨然後入世鼠肝蟲臂隨所賦予可也不知此念是否大約出月初十壽後可以戒行至遲則臘月二十後必到家矣半月中唯有召對一著爲意外羈留之計恐亦未必然矣世間事真不可做十分勤破可做者只有己分內事勉之勉之致意同好諸君厚積德而深養晦乃今日事也

與侯廣成書

碑文謹嚴雄整如程不識李光弼之兵後半爲太史公點

晴則九千年來未經拈破者不敢妄污佳槩輒述所見以復偶見呂后紀中襄平侯紀通索隱以爲信子查史漢諸侯年表皆云紀成子則信不侯無疑矣

答夏啟霖書

弟日來病痛乃是於人倫物則上有透不過處發念雖真且正而求通不已遂成心病如他牆壁者然其弊與膠滯聲色貨利者異趣而同歸信乎無真則妄不立真者妄之媒也唯思善不思惡乃做工夫入手處思善未誠流而爲惡故日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自今晨懺悔壽過矢不復犯輔仁之益實資至友唯時賜錫雖劄使其不淪於惡幸之幸也所參庸義大段精詣自半部以後尤有風行雷動之氣清心細對則兄之浩氣直養汨汨乎來吁可畏也其中小有商略處或在有意建立而語脈不圓過求深微而間成

穿鑿然亦百中之一無乖全美且弟隔垣而望尤過無當
唯不敢蓄之於心而不吐故僭注行間或再一示研德可
乎憶昨午晤對時兄謂應試必不望富貴唯順風而呼以
爲行道之地則此意不能無也弟退思之資今日之科名
以爲行道決無是處化當世莫如公傳來世莫如書此又
不待科名近代陳賸夫胡敬齋之流又何嘗藉科名邪兄
應試自無妨且尊大人意也但勿贅此科名意乃大善耳
殘冬尚有十餘日有便相晤長冀讜言

答侯記原書

四方之事鄉邦之憂紛紛然莫知其竟大抵小急卽以爲
極危小安卽以爲無恙萬方瞽一槩古今一丑貉耳目欲
隱遁而終苦無法壽與德符言欲寄迹浮遊益無聊之思
究竟不是了局奈何奈何承吾賢至情今小得擺撥便急
見也

與龔智淵書 乙酉六月十六日

今早至南關見我兄區畫謹嚴井井有法所練鄉兵皆俯
首承教當由賢昆季忠憤之氣實有以懾服之也而偷生
敗節之徒輒哂爲螳臂當車自斃身命噫讀孔孟書成仁
取義互期無負斯言而已若輩無知一任譏笑可也

與侯廣成書 六月二十七日

蔡君已去欲從顧浦至白鶴江乃聞黃都督兵爲奸細所
止亦在顧浦中倘黃蔡相遇則遂聯翩而去矣如何如何
城中鄉兵已有解散之意皆爲官兵退故也目壽南翔一
枝已到聞頗勁悍其續到者應有七八百人此則侯壽隊

信去知城中有招延之意而來也頃有從西關入者云人心待此而固若雷之劄營倉橋或東門以待官兵之來亦良著也不知台意以爲何如家嚴云唐君辨曾聞翁丈欲招婁塘兵劄營倉橋今既不見至似不如樂赴者之氣爲可鼓也

與龔智淵書 六月二十九日

松陵消息甚惡舉義諸公盡血肉委地矣銀臺公訂於今晚設祭諒相見不遠當卽在旦夕間與諸公晤於地下也

又 七月初二日

間兵已過太倉漸逼葛隆鎮愁慘之氣城中四起鄉兵鬪然欲蔽北門已有出走者我輩第靜以鎮之可耳此刻將造銀臺公所明晨期與兄握手以畢此生師友相知之誼

陶菴集卷弟四終

順德龍鳳鑣校采

陶菴集卷第五目錄

傳

少司寇春陽歸公傳 朱君平先生家傳 黃烈婦

傳 經歷公事略 僮乙小傳

祭文

祭龔默思先生文 祭汪無際先生文 祭張子宣

文 祭周巢軒先生文 祭朱敬翁文

哀辭

哀岳侯辭 哀烈士辭 金母徐願人哀辭

閣則是非邪正不復有所別白進退予奪不復有所剗裁
安危緩急不復有所倚仗遂使政體鬱於上仕路鬱於下
財鬱於帑囚鬱於獄此四鬱者非所以滅凶而召和也洪
範曰肅時雨若蒙恆風若漢書五行志曰王者嚮明而治
則火得其性而不爲災火爲鬱攸之神令鬱結成習遠於
肅而近於蒙故旱魃未除炎火繼作陛下何不仰體天心
一日盡舉實政首令皇太子出閣講學亟發一切章奏以
消去天下之鬱如此則何禱不應何災不釀豈不鞏宗社
無疆之福哉王文肅見之歎曰真諫官也時神廟春秋高
福王未之國小人睥睨兩宮閒廷臣持祿養交黨論大起
畿輔宣大山西河南山東吳蜀仍歲水旱國力漸屈公連
上章請飭紀綱以覈實效釋門戶以破嫌疑召致舊臣趙
南星鄒元標等以定國論速完福藩府第趣遣之國以一

羣心蠲賑災傷之民以培根本節水衡浮費絕方士冒請
以足國用有曰臣常言天下亂形已成陛下豈以臣言爲
未必驗而不信邪言唯無驗驗則不可爲矣榮夷斂怨之
言驗而周轍不復西黨錮瞻烏之言驗而漢燼不復然范
陽之釁旣作而歎九齡之先見則已晚靖康之難旣發而
繙陳瓘之抗疏則無及人臣甚無樂乎言之一驗而居先
見之明人主亦何苦峻卻過計之言而掇必驗之旣哉上
雅知公嘗題歸佛子三字於御屏蓋京師以公恬澹寡慾
呼爲佛子語徹禁中故也然疏多留中不下論者惜之公
素不樂仕進輒政者亦多不喜公故在諫垣九年始陞尙
寶司卿繼遷太僕寺少卿熹宗立遷南京太常寺卿旋轉
南京通政司使此數官皆冷曹名遷而實抑之時璫旣已
萌芽而公亦病且老矣遂上疏乞骸骨歸詔加公刑部侍

郎許致仕公歸而璫既益烈鉤黨徧天下公崙言大略皆
驗會熹廟升遐公間不勝悲慟疾寢劇今天子嗣位改元
強起具冠帶筮易得頤之上九喜曰天子明聖老臣死瞑
目矣遂臥不起踰月卒年七十公嘗侍母沈夫人疾母病
目失明公跪而舐之百餘日夢有人語之曰母病以某日
痊至日雙眸炯然蓋孝感所致也公在朝薦一外吏吏藏
千金白粲中進公公得金大恚亟還其金遂與之絕巡視
節慎庫清姦竇杜私交歲成奏上羨餘四千餘金崙此例
不上羨餘也宦成無屋以居光祿須公之彥以數椽居之
公於是始有屋客至麥飯蔥汁坐論文史充如也或勸公
稍事請託爲子孫地公笑曰吾猶嫠也子欲令我倚市門
邪客慙而退公於書無所不窺爲文章師法震川不爲瑣
繪刻琢之辭而正大溫粹辭達理舉所著詩文集若干卷

工垣奏疏若干卷刪正綱目通鑑三百卷輯天文地理兵
歷卜筮諸書爲備我集一百卷選歷代古文詩爲天絢集
二百卷藏於家

論曰崙史所稱廉吏多矣或務爲名高或齷齪苛謹無術
學若歸公在諫垣時憂國發於至誠所上書援據經術通
達國體直言極諫有賈誼劉向之遺風焉今吾鄉三尺童
子皆知公廉然四方知之者鮮矣若其進於廉者鄉之人
亦不盡知也予故掇其大義著於篇以授其子鑄使傳焉

附錄元卿書

舟中偶讀朱平涵史概中敘挺擊一案云以張差爲非
風癲者數十人而先司寇與焉蓋張差挺擊實有主使
其以爲風癲者小人以爲非風癲者君子也此繫先司
寇立朝大節今疏彙中不見或是當時連名上章疏出

隆慶集卷五
他人手未可知然胡澹菴封章亦出他人筆今但知爲澹菴者以其出身任之也此事不可不增入傳中今更推敲一二如左

朱君平先生家傳

友人朱行節兄弟既葬其父君平先生復集比先生之行事以求能爲文辭者而傳之其言曰世之爲人子者莫不欲傳其親願親不可以飾而傳譬諸繪親之象朝夕事之象與親有豪髮不似卽子之心不安獨於吾親之行有不及者而爲虛美以飾之則是以不似吾親者爲安也垢之述吾親也惟其似之而已予聞而躓之爲掇其大略作朱君平家傳先生名邦治字士偉號君平嘉定之羅溪里人父某生五子先生其次也幼出爲叔父某後敵而好學宿儒沈玉林號爲能抗師法從遊者常數十人先生年十二

爲入室弟子弱冠補學官弟子員往來婁東鹿城梁溪之間一時賢士大夫皆自以爲不及嘗深入七十二峰雪月之夕正襟危坐山中人望而異焉於書博覽強記九精春秋內外傳莊列馬班諸書解剝脈理分判節度每灑灑爲人道之獨不喜爲章句之學屢試京兆不第意泊如也姚江朱憲副少與先生同學先生弟畜之既貴延致先生於官所嘗誤論一死囚先生適見案牘爲指示失入處憲副大驚立出之先生終不告所出者以故唯舉以戒子弟曰人命至重爾曹他日居官慎不可忽其爲德於陰皆此類也事所後父母本生父母皆竭力孝道葬祭儀節一準朱子家禮遇諸弟有恩見人有急如赴焚溺未嘗以力不足爲辭晚年誤爲邑令所銜欲中以危法拮據無所得乃榜諸衢曰訟朱生者投牒過三日竟不得一牒令慚且悟曰

朱生善士也待之加禮焉卒時年六十七先生爲人莊敬樂易雖盛夏見所狎客未嘗裸袒子弟有逆旨者微示以意悔謝卽止人方之萬石君也

贊曰今世所號爲傳人率指仕宦有聲績及繡其鞶以爲文辭者宜先生之名不出於邑也然史稱黃叔度比於顏子而言論風旨無所傳聞僅取荀淑郭泰諸人相推許之言以爲徵驗而已夫宗族鄉黨兄弟朋友之間孔子之所以取士也若朱生者孔子之所謂士矣哉

黃烈婦傳

黃烈婦殷氏死於天啟改元之年距崇禎甲申廿又三年矣初烈婦之家以婦死逼嫁故諱言其死時事烈婦父母家本農也知哀其女之死而不知表其女之節而烈婦之家及父母家皆在黃浦之東去城邑數舍邑之士大夫莫

知也里之人有知之者又無能出氣力振暴之以是久而不彰會張子錫眉得其內兄黃廷賢所錄烈婦本末視予子聞而悲之烈婦嫁黃龍生一子三女子先死歲餘龍亦死烈婦號哭晝夜不輟聲請於舅姑願立後守節舅姑疑其僞也弗聽里人間烈婦賢爭欲取之有強委禽者夫家許之烈婦固請守節百方終不聽乃跪謂其姑曰新婦不得已將再嫁牽延吾母及鄒氏姑爲別鄒氏姑者龍之母黨龍幼育於鄒烈婦其所聘娶也姑許諾爲延烈婦之母與鄒氏姑至烈婦具酒會敬進且拜且泣曰諸大人良會自愛長與膝下辭矣卽行哭入房爲改服狀久之不出既而磔磔有聲則持刀自刎死矣錫眉曰吾少時往來黃浦上頗聞烈婦死狀蓋頸裂向後若狼顧者由其用刀時惟恐不殊創巨故也又曰廷賢得其事於陸生文濟陸生者

館於烈婦家爲童子師每言烈婦事爲悼歎不置云余怪烈婦農家女非夙奉姆訓知人倫之不可瀆也智以成其謀勇以成其死視刎頸如拔一毛悲夫國家養士三百年一旦賊陷京師君死社稷朝士交臂屈膝從而臣僕焉者麻立於燕齊之疆奉表勸進者比比也彼平日之所讀者何書哉且夫衣賊衣縮賊綬其心猶禽獸也俄而賊敗卽有背城以歸而論者爭滿洗之曰是固不得已或曰宜加以官回視閭閻之匹婦志烈卓卓與日月爭光舍是無宜旌表者乃二十年無聞焉何也以殷氏推之則天下之仁人志士行成而名不傳者多矣夫名之傳非烈婦所慮及也獨於理有不當然者吾是以表而出之以遺張子使傳焉

先大父經歷公事略

先大父經歷公諱世能字濟夫爲人忼慨倜儻嗜義若飢渴早孤曾大母老無以爲養乃應里中推擇爲掾史適他吏舍災田賦戶口之籍皆燼於法失火者當死其人見公長者卽向公搏頰涕泣曰縣尹素奇公才今詭云火從公發爲我承之必無事而某得以公庇免此身公之身也公憐而許之縣尹不得已卽坐公死公懼已諾之又不忍悔聊以事問日者日者卦之起賀曰公免一人於死此陰德也不惟無罪自此當得官旣而上官疑其事而釋之以掾史歷三攷赴京陞陝西平涼衛經歷時西虜犯虎山溝兵巡董國光檄指揮李實禦之以公參軍事公與李悉力捍禦三晝夜虜不得入而退時萬厯二十七年也其明年西安府靈臺縣賊殺傷官兵聚眾滿萬董公率大軍至涇州公時在軍自請奔行覘賊虛實董公以數百騎授之公辭

曰偵賊不宜人多則賊必以我爲挑戰遇輒迎鬪
必死今我以數人往易爲壽卻賊亦不以偵騎虞我乃可
得其情還報董公拊髀歎曰經歷知兵吾不及也公往詢
土人乃盡得賊要領以歸發兵擊之賊遂破散其倉卒應
變多此類董公以公爲才常委署崇信縣事縣民獷悍難
治多逋糧公視事六月賦足而事辦又委署安定監二年
革去浮費八百餘兩皆壽吏以入私橐者或謾語公曰今
仕宦由科目進雖污墨猶能通顯由雜流進雖清廉卒得
廢銅公自視豈當至台鼎邪何自苦乃爾公笑曰吾欲行
意耳其他吾不知也嘗有宗室數百人撼司道門大罵司
道屏息不敢出公亟白韓王捕爲首者鎖之宗室怒曰老
黃辱我伺其出必眾擊之或勸公宜用衛軍自防公曰是
激變也肩輿行自若在官七年宗室終不能有加於公及

罷官有出餞數十里外者曰老黃好官壽事乃吾屬過巨
平涼民愛公及其去也爭欲買田宅畱公居之公不可乃
已先是平涼府推官楊某者忮忍人也常欲坐一人以重
辟公召視其人年僅二十許其坐罪以壽十年事而所坐
罪非童子能作公乃力白其非辜楊某知其不可奪卽縱
遣之且陽謝曰賴公得不枉法旣而陰中公以不謹罷之
都御史顧公其志怒曰經歷廉直吏也今乃爲酷吏所中
卽劾罷楊某公未離平涼而楊已失官矣以經歷持正抗
司理司理能罷其官而不能以非罪殺一人而都御史以
經歷失職之故至并擊去司理皆近世所無有也歸家貧
甚得郭西田一頃耕之暇則追逐里社黃雞白酒相娛樂
凡數年而卒得年六十有四公好陰行善不以語人嘉定
議折漕公具民疏有勞終不自言又常於涇陽逆旅得遺

金二百餘錠物色其主還之不告姓名而去其用意與俗異如此孫男淳耀曰先大父臨財廉見義勇不卑小官所至能行古人之事使生當正嘉以壽所樹立如徐晞況鍾豈足道哉吏道雜而資格拘所蘊蓄百不施一白首歸田與庸眾人無異亦足悲也夫爲人子孫而匿其祖先之美不以告於人與人飾虛美以誣其祖先者罪等也用敢節錄先大父事實如左以求世之仁人君子奮筆書焉

僅乙小傳

吾生四歲時有人攜一童子售我家爲僕髮鬚髻覆額其狀穉騷無識知吾家以千錢鬻之問其名曰乙問其姓曰張問其年曰不知也與之錢令記其數自五六以下則能知至七八以外輒睜眙不知所措雖百方教之終不省家嘗以餅饜豚蹄置一橐中令乙持至數里外餽親串家道

遇一舟載巨石以行挽舟者素識乙且知其騷也佯爲好語語乙曰若安往乙告之故挽舟者曰若持橐良苦曷不置吾舟而徒手行乙曰甚善遂舉橐置其舟中行不數步挽舟者曰若安能無故以橐置吾舟宜助吾挽舟乙曰諾卽爲負纜挽舟十數里甚力過所遣親串家不止又行數里舟已泊挽舟者始遣乙去辭謝良久乃行其愚無知爲人所狎弄皆此類也每至街衢則數童子呼噪逐之撓挑觸擊務得其怒以爲笑樂或戲呼之曰仙人蓋以世所稱仙人或佯狂遊戲人賜故以爲謾云久之仙人之名徧國中乙亦自喜曰吾仙人也然其蹟頗異嘗爲獬犬所齧自以意取井苔傅翔處立瘥同時爲犬齧者作狗嗥死又嘗梯上岑樓忽失足自樓上倒墜樓下首如杵投曰血濺灘被面氣絕久之忽躍起取水洗面復操作如故問其所苦

不覺也生不知女色或戲問之若欲得妻乎乙笑曰吾手持一把秤不識銖兩用妻何爲每入市買物必預擇去錢之濫惡者曰柰何以惡錢市人物及得物歸良楛相雜責令易之終不可得家人卒無如何久之市人知其愿亦不復與惡物故乙所市物視他僕反贏焉予嘗結夏課患客剝啄使乙司闢夙誠曰客索我必告以他出乙應曰諾客至則笑而不言客測知其故作謂之曰若主人令若謝他客獨不令謝我亟入白若主乙如客言走入白予叱曰吾向與若言謂何乙曰果爾是誑客也我終不能誑予不得已出見客各道所以相與大笑乙嘗拾遺金若干輒而號於市曰誰失金者亟從我取去黠者給之曰此固吾金也乙卽隨手與金不復問得金者反不自慊以數十錢勞之乙大喜誇於人曰使吾不還金安得此錢也偶於演武場

西負一尸置城鋪以稻草擁之不時而甦其人問姓名不答而歸乙死時尚不冠髮亦有數莖白者終不知其年先是鄰乏僕者多使乙乙皆爲盡力或使乙貰物未酬市價死之壽一日亟從鄰人索價酬所貰主越明日死矣生時有一篋扁鑄甚固至是發視之空無所有莫知其意云何也江夏生日吾嘗讀道家言謂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爇竊疑其言不經及觀乙事始釋也乙非果得道者特以其氣蔽而愚其遇物也格而不入故物莫能戕焉又況於人貌而天遊者哉與吾遊者多識乙乙死數年猶思之每責予爲傳因記其略以釋夫思乙者之意焉

祭文

祭龔默思先生文

惟管先生掌教吾邑我方結童雁鴛是執有來鳴袍旅進

而指先生試之有甲有乙顧此骹骸歎爲奇逸日汝他年
飛騰可必速令羈翺無使喫蹶我時受教汗出如漿自慙
薄劣斯豈敢當既退而思亦以自慶我非黃童師實水鏡
江右張公適爲司李見子帖經首用嗟美先生顧予言差
驗矣是時衙齋清闕如水兩郎熊熊亦有憚子蘭芽玉茁
文藻紛詭遂蒙提攜言借諸彥握槩懷鉛含豪嘯視窾奧
開通精微貫串秋實互垂春霞爭絢是唯先生提策以然
教誨飲食蓋兩有焉泰山嶙嶙河水瀰瀰我於先生以管
窺之臨事能決守成不回棟梁天骨英雄傑魁下及詩章
與其翰墨元白笙簧蘇黃羽翮鼎也柱車器博用淺別駕
治中驥足詎展憶答元冬江空日短一別舟中清塵遂斷
側聞歸田辛壬之際又幾何時奄忽卽世隔越在遠日月
不聞匍匐斯後我心則殷嗚呼人無賢愚所重師友我雖

不才知己敢負間計之時方哭我母心死魂傷慶弔何有
旣當服闋又歷春冬間關人事灑涕無從茲借吾友駕言
南驚道指西州一哭而去明訓在耳明義在心服以悠久
猶恐弗任蕭蕭總幃沈沈泉扃何以寫誠金石青熒嗚呼
尙饗

祭汪無際先生文代

嗚呼先生其有罪於天邪大圭不琢虛舟廓然唯忠與孝
道周性全吾知其無罪於天也其有罪於人邪目營四海
家乏一困郎潛白首朝夕恪勤吾知其無罪於人也然而
天之於先生也子之以虛名繫之以蔽地旣不得迴翔於
館閣之間又降之以大戾人之於先生也祿之不盡其材
使之不程其器一朝註誤浸尋至於不諱反覆思之宜若
有罪也然吾觀今之君子處而得志於鄉出而撫仕於朝

乘堅齒肥紫綬垂腰名田廣千畝華屋刺雲霄若而人者
皆貪殘冒沒左攫右剽息偃在牀而以其官爲傳舍善事
左右而蔑國典如弁髦求之先生無一於是焉則豈先生
之高風偉節篤行貞操乃即可指之爲罪而其罪至於莫
逃者哉吾聞天道有時而不信人事有時而失常曾參無
殺人之實而慈母以流言下堂盜跖有人肝之樂而夷齊
以窮餓死亾龔生沒而老人失涕楊公逝而大鳥悲傷自
古及今蓋亦多矣今天子本降生全之賜而先生自罹霜
露之殃又何尤乎眾口何憾乎蒼蒼嗚呼哀哉朝章國論
誰與謀之老成典型誰與留之鄉邦彫敝誰與憂之丹旆
一行漆棺萬里巫咸不存汗青莫紀彼其間訃而驚撫柩
而哭者計必爲胡越之人與狂易之子若某等通家世好
重以嫻連則其深悲極痛又不盡於一哭而已嗚呼哀哉

尙響

祭張子宣文

嗚呼惟天生民鼎鼎百年中道天折有愚有賢以子之賢
家寶國琛與愚同盡孰不霑襟憶昨戊寅月惟春首子將
遠行子執我手送之吳山梅花盛開鬚眉冰雪巾屨瓊瑰
子具濟勝如龜斯勇挾我昇峰我倦而恐十日之飲我舟
遂西背春徂夏把劍歸兮君云二豎入我腸胃酒湛空觴
食不甘味我察子顏其瘦如琢心竊憂之復恐子覺子有
難弟向子亦云勉其服餌懇懇勤勤及今首春子恙加劇
我雖杜門遣訊絡繹疇昔之夜子入我夢曰病已痊我喜
色動旣覺而疑厥祥何與歛報子計夢乃反諸嗚呼哀哉
昨歲此時子何壯也今甫一期遂成亾者子之送子天涯
不遠我今送子曷日而返念子才氣百夫之雄廉悍銳發

驚鵲試風思子肝膽立談可竭疏明豁達裂竹見節擾擾
鬼錄登者苦多使此人死天道云何伊子寡交去皮存真
弱冠締結不過數人數人之中已喪其五閱年倍予陶勇
過我五人之中三出君門日衍日容皆君弟昆哀哀十年
匍匐不暇高才凌替襁褓長夜子弟畜我我兄事子以弟
哭兄有慟無已魂兮歸來釀我一觴瀝以清淚繼此椒漿

祭周巢軒先生文

崇禎十七皇運中否巨盜一呼秦晉風靡京師淪陷廟社
崩圯或臣僕生或纍囚死駘駘籍籍趨向一軌誰與殉節
我師周公歸書片紙一何從容訣父與母引責在躬訣其
二弟唯氣之同載訣嗣人貽孝與忠衍衍陽陽雉經以終
嗚呼哀哉公沒未幾天旋日揭龍興於南光復舊物褒表
忠節剗刮逆孽帝曰有臣汝忠汝烈贈官易名顯融昭晰

旅櫬之歸適自燕都僕守不去神護以趨曲蓋屏軒樸馬
素車觀者塞路感歎欷歔涓也薄劣出公門下知己感恩
如生我者憶試南宮榜放之後奮袖而譚公喜領首課我
詩章吟諷在口命我言志期樹不朽翺拂陶埏如器在手
我謝館試公容蹙然謂子歸矣我亦將旋奉親板輿課子
韋編深之密之水涘山巔拜別金門冬春冉冉奉書不達
端居多感大變鼎來天崩地撼龍髯莫攀紙鳶空颺反覆
思公義必自裁翮紙爲位北向告哀居無幾何果得凶問
我能信公如公自信公之爲人道絕淄磷崩山在青目不
轉瞬觀公立朝甯淡自將廿年清貫皎如冰霜觀公嗜學
無閒飲會抱一無愧處三不惑孔孟有言成仁取義積厚
養完非襲所致進公鈞軸治世而平退公山林風高以清
不究其施不遂其情身是以心忠是以成嗚呼哀哉下馬

有陵招魂無路匍匐後期我實淹臥萬憤填膺偶未僵仆
庶勗將來公步亦步西州何在會稽山陰山川紆委雲物
飛沈愴怳幽默想象形音爲風爲霆爲露爲霖元氣上甄
鈞天下臨滌除人疴迴斡氛祲天下再平如公素心然乎
不然長慟江潯嗚呼哀哉尙饗

祭朱敬翁文

於戲人有近古所罕聞而顧見之於末世行有學校所難
得而反觀之於市廛此在浮薄之夫往往以耳食而以皮
相而唯通識之士則深服其處順之蹟然是以當其生也
如清濟之辨於泥涇而流品有所不能混當其沒也如應
龍之遊於元冥而響象有所不能傳蓋油油與偕而其人
遠矣泯泯以盡則悲悼生焉如吾敬翁者人貌天遊德周
性全大圭不琢虛舟廓然其處於家也秉孝友睦嫻之行

其偶於眾也無是非同異之愆輕千金之投而所惜者安
語守一畝之宅而所耕者心田無王彥方之高名而德有
同於遺布無趙清獻之貴仕而行則可以告天是以閭里
歸誠市不二價子弟式化教有三遷長君則斂聲踐實而
庸德庸言無忝於古史之所書獨行次君則積學工文而
真材眞品有過於今世之所稱大賢若此者因翁遺訓之
義方而可以卜諸子之昌後因諸子色養之盡善而可以
占翁之永年不謂一病不瘥至於沈絲加翁之身者曾不
及半通與一命羞翁之壽者曾不及五鼎與百籩雖道義
相期者迥有判於世俗而傷哉貧也能不爲之留連某等
情同世講誼比忘年其聆翁之話言撰翁之杖屨雖或以
交於次君之故而景仰愛慕則固已在乎其先比者聞翁
有疾冀其能痊每因次君而刺探起居以爲之加損一飯

豈知匍匐相救者雖百身以贖而莫能得其稍延唯是勉
翁之嗣人使克有立紀翁之遺事使或有傳一觴為訣告
此几筵嗚呼哀哉尚饗

哀岳侯辭

竊獨悲夫趙宋之不造兮愍岳侯之精忠死而無罪兮
又及宗何皇天之不純命兮棄中原為戎士君乃進而捐
寇兮退自戕其心管嗟侯烈烈兮義重於生紉壯武而為
佩兮編孤憤以為膺陳兵襄漢兮進規伊洛逆豫待擒兮
金源可蹙叶方寢閣之受命兮謂中興其可圖鰲戴山而
抃舞兮誠不量其區區臨兩河以礪劍兮斷太行以援枹
遭醜虜之奔走兮夜恐失其頭顱當金牌之奉召兮固知
其鄣癰叶也思矯命之為利兮顧臣節其尤重也管穰苴
之專戮兮憑君命以威眾也若亞夫之在軍兮雖帝至而

回輓也今不同於往事兮身廢而不用也將任軍君命有所不受蓋指軍中之生殺進退如穰苴戮莊賈亞夫堅壁不救梁是也若將之用舍則制於君矣樂毅之受代是也廉頗李牧代之不受覆又被之以偽名兮實敷天之痛也血碧而周
替兮收首刎而趙亡蹇夫子之湓死兮逢思陵之任穰已
矣乎檜既懦而賣國兮浚又勇而忌賢彼桓桓之靳王兮
聲啞啞而矢宣無鄂侯之諫諍兮視梅伯之焚煎致偏安
之悠悠兮斷潮汐而忽焉鬱松柏於專祠兮泣冬青於廢
田

哀烈士辭 有序

崇禎乙亥賊起秦楚轉掠廬州鳳陽之間攻下城邑火及
陵寢南畿大震包將軍文達奉撫軍檄偕統兵官四人進
援安慶兵械草草人無鬪志將軍知戰必敗欲持重以待
賊疲而軍中為間諜所誘謂賊且四散速進可收其貨寶

婦女他將咸笑將軍爲怯以逗撓責之將軍不得已亦進戰伏兵發官軍鳥獸散或勸將軍跳身遁將軍按劍叱之矢盡援絕遂力戰以死將軍字行甫其先江夏人以死事世襲爲蘇州衛指揮同知遂家於吳云黃子曰將軍之死非死於賊也死於他將之牽制也夫將軍未戰而先見敗徵可謂知兵矣使專制而往未必不能滅賊也間將軍事親孝居職勤慷慨固其天性非乾沒一戰而誤得死節名者之比也友人金孝章傳將軍事甚悉予本孝章意作哀烈士辭一章志悼愴焉辭曰

嗟夫子之耿著兮竦長劍於戎行承乃祖之豐烈兮遭慷慨而自叩流民橫潰兮中土旣攘赫赫簡書兮肅我斧斨我豈絕裾之人兮訣老母而自傷豺狼衙衙兮驅之以市人風塵瀕洞兮天地不仁處飛猱於樞檻兮雖捷巧其胡

以陳望陵樹之蕭慘兮誠何有乎吾身覽三軍之變態兮抑又重夫持牢遷遂巡以雁行兮徒眾口之囂囂管許歷之進諫兮遇馬服而采焉鬱周處之文武兮徒見嗤於萬年殷清血於左輪兮貫白刃於右拳遂摺頤折頸而畢命兮餘怒氣之勃然夫豈危死之可懷兮知予生之陷滯也日棄甲而遄復兮雖壽考其足愧也乘元氣以上班兮履櫓槍以爲綦扈千騎之容容兮逢厲鬼而揖之彼倻倻者如瞽之無相兮今皆在乎軍中吾欲使夫子擊賊兮想魂魄於鬼雄

金母徐頤人哀辭

徐頤人者友人金孝章母也予讀孝章所撰家乘序其童年疾病母氏推燥居溼長而讀書結友母爲脫簪治具輒掩卷不忍竟讀云若其居京師失火母倉卒自免又能全

陶菴集卷五
其貲喪比舍有仙媪事母能決其爲歿孝章有所交母能
陰察其人之賢否此三事皆犖犖大者母之仁智有餘矣
母之沒也孝章尙未遊鄉校今猶以奇文高行浮沈諸生
間雖遇不遇無足道者而揆諸人子之心則可悲也子與
孝章交未及拜母知母之賢遂爲詞以申其哀焉辭曰惟
古賢母昭管彤兮才行高秀女憲崇兮鹿車布裳能固窮
兮翾髮還鮮名顯融兮激而爲奇曰禮宗兮有如宅平德
則庸兮懿哉碩人蹈厥中兮綦縞樂貧織絰工兮親執家
苦必敬恭兮陽春玉冰林下風兮知幽察明大義通兮游
雷忽震不失容兮日有賢子教必躬兮以慈佐嚴勗孝忠
兮春暉西傾卽幽宮兮孝子枯居心慤慤兮渺予思之清
淚從兮小人繫桑古我同兮各敬爾儀勵筠松兮音容耿
然豈其惜兮天崩地坼此怨終兮

陶菴集卷五終

陶菴集卷五 哀辭

順德龍鳳鑣校采

知服齋叢書

陶菴集卷弟六目錄

雜著

頑山賦 擬管幼安責華歆書 擬漢昭烈皇帝伐
 孫權告廟文 紀信贊 國初羣雄贊 高叔英象
 贊 書李貞孝傳後 題李龍眠畫幀 題楊青之
 畫冊 請參政張公祀鄉賢狀 左翁號說 上谷
 五子新撰評詞 孔子廟置宰史碑跋補

陶菴集卷弟六

雜著

頑山賦

黃子遊豫章見水次有山塊然生黝然黑骨然立
 草木泥土一不得附麗焉徵其名於土人皆不能
 答黃子曰噫此頑山也放於寂寞之濱不能出雲
 雨見怪物感而作賦且責且譽焉

茫茫太始厥初生山下根坤軸上薄元間擢草木而為髮
 涌金銀而發顏合陽吐霧祇包鬼關三浮瀛海五鎮人寰
 鳥飛翻兮不極猿狡黠兮難攀峰復峰兮峯嶺澗又澗兮
 潺湲吾獨怪夫南斗元精西江洪秀割為此山肖形惟陋
 榮脈不分首脊相脊側瞰無林平觀失岫合類釜鬻分侔
 釘鉅靈艸避而不生霽霞舉而莫就巨靈擘之不能離始

皇鞭之不能走吾得諡之日頑異古初之所授有如鼇岫
春過蓮崖雨徧樹合疑屏花開似面樵客往而路迷羽人
來而目眩時唯此山頽然不變如彼朱門繁華相扇季路
原思不離貧賤又若凜秋勁冬千山其空桂枝葱蒨松蓋
寥籠霰雪加而如怒瀑泉激而生風時唯此山詘然翽翽
如彼亂世干戈相雄黃公綺季保其童蒙至若兩孤奇絕
廬岳怪偉翠撲雲端繡鋪谷裏遠喻連衡近同壓壘千巖
仰之若附庸萬獻奔之若兒子嗟此山之不朝類海國之
負恃彼萬夫之仰觀翳仁者而樂之相陰陽而卜宅奉牲
璧而禱祈非互地而凌轢百國卽觸天而雲雨四陲苟其
頑也類此復奚取於山爲若夫劫火揚灰洪流滅木澤竭
伊洛之源鐘響銅山之谷壞碑沈滄海之濱跛羊上廢臺
之麓則此山之堅完雖一豪而不縮有鋸齒之雕虎暨修

頭之赤精日經營乎窟宅思咀嚼乎含生畏此山之發露
乃歛爾而遐征彼蛟龍之跳波雖奉土而莫爭立此山於
隄岸類此屹然之金城桑沃若而春美黍翼然而秋成合
大氣於丕渾配神功於無名吾不知在天地者幾千萬載
豈夫人之所能輕方丈懸邈后閭杳冥吾將遊六合而遙
返求至道於山英

擬管幼安責華歆書

魏晉間人稱華子魚甚至使果有破壁取后事則
其去成濟無幾巨不應同時如陳元龍後世如張
茂先者皆盛相推服也此事出曹瞞傳傳於魏武
多醜詞因而及歆未必皆實惜無他書辨之者予
故設爲幼安責歆之辭而於弒后事稍爲平反非
憎歆也所以見士君子立身一敗而眾惡皆歸不

可不慎也

甯頓首子魚足下生民不辜大梗殷流足下佐命於新朝
鄙人棲竄於海表中間契闊歷數十載既吾閒關西渡偃
息州里竊引山木不材之義冀保狐死首邱之願而比年
以來徵命屢下又猥被璽書以吾爲光祿勳聞命驚悸魂
神飛去比青州長吏宣諭詔旨又盛述足下薦吾於朝欲
以自代始知混淆國論汗黯朝聽皆足下之罪也始吾與
足下及根矩遊四方之士莫不間知吾竊視足下居家清
潔議論持平以爲足下異日必能明於去就悽悽之誠心
合意同然周旋未久知足下意在偶時稍復殊趣矣未幾
足下爲馬太傅所辟泣治豫章始聞豫章吏民稱足下爲
政清淨不煩心頗躋之然私憂足下無戎旅之才兼值漢
業式微橫流已及雄豪虎視跨州連城足下職同剖符轉

側其間交臂於陵肆之徒接蹟於縱橫之儒萬一蹉跌進
退失據旣而孫策弄兵足下惶惑失圖遂自稽服乖明哲
之旨違匪躬之義慚魯連蹈海之節昧宣尼守死之訓吾
於此時彈指扼腕自恨不辜言而中矣然聞天子徵還足
下則又私幸左右刻心改圖以違元責顛趾出否聖籍所
美收之桑榆哲王所歎豈意足下猖披至此邪建安十九
年吾在遼東客有從許昌來者道足下勒兵入宮事甚悉
吾獨明其不然蓋足下雖邂逅迷惑乃心尙畏名義當可
不爾也語曰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足下雖無
其事不得不受此名譬諸嘗爲胙篋之人忽爲大盜所連
引雖非其罪人亦不憎也今大魏受命足下與景興長文
之徒攝鬚理髯噓枯吹生談符瑞則以爲化溢於軒皇敘
征誅則以爲道高於干戚其如甯者不過海內枯窮之人

目不審於足下何與而當窘其餘生也且夫天下至重而
潁陽有退耕之夫千乘至輕而秦國有舐痔之子何者性
不可易也吾本匹夫狂狷無當世志力加自越海來歸數
履危險衰老頑病年過懸車唯幸四體完具先人之祀不
乏飯鬻足以餬口偃仰足以順性暇則吟詠內書行園圃
於分足矣實不願富貴也今足下乃以己欲富貴便謂人
亦欲之豈不謬哉倘大魏慕明揚之典足下貪薦士之名
敦迫就道如獵狐兔則當伏劍而死以頸血濺安車目不
能與足下之徒共事也於易一過爲過再爲涉三爲滅頂
今足下薦吾者凡兩過過涉矣伏願永圖管者周旋之誼
內省在己蹉跌之失全邱園之餘生赦無用之一老詳思
語默以戒滅頂甯再拜

擬漢昭烈皇帝伐孫權告廟文

程篁墩集有此文予怪其體純用四六似宋以後
文字按三國志所載蜀羣臣上先主爲漢中王表
及先主上獻帝表卽帝位告皇天后土文皆爾雅
可誦在三國文中最爲近古篁墩文不類也輒本
其意改爲之云

嗣皇帝臣備敢昭告於太祖高皇帝世祖光武皇帝孝愍
皇帝七廟神靈臣備間夷羿篡夏羲和黨惡仲康誅之夏
道復興今漢室凌遲曹操篡盜厥惡什倍於羿賊臣孫權
竊據江表包藏賊心與操首尾爲逆備以權父堅權兄策
仍世裂土戴履國恩納其信使約爲屬齒赤壁之役備親
董戎旅撲討於操使權得保其疆土克有遺育而權滔天
泯夏恣心極睨日者將將軍關羽進討國賊圍樊襄陽摧
破七軍功在漏刻權不念同仇之憤不愔君父之難乃陰

遣賊將呂蒙等掎襲我荆土殺戮我戍士臣羽忠壯一節
臨敵致命權方攔然受操偽爵公爲逆賊支黨闕翽王室
普天切齒萬姓同恨備惟皇漢歷世二十有四踐年四百
二十有六大物未改天命尙在令權侵敗王略國顧天顯
此而不誅社稷將頓格人羣正僉謂曰然臣備謹以章武
元年九月二日親率六軍恭行天罰以丞相諸葛亮輔太
子禪畱守成都以飛騎將軍張飛出閬中虎牙將軍趙雲
出江州建威將軍黃權出江北侍中馬良出武陵五溪諸
蠻罔不率俾將軍向寵等各率所部擐甲以從卽日奮劔
東指水陸竝進賊徒逆黨是伐是殛惟備闇弱否德庶憑
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是用告於神靈臣備
臨師不勝戰懼之至

紀信贊

提一七首刼萬乘之君於壇上則其人必死然亦有不死
者將羸卒數千人卒遇強敵數萬進無所援退不及避則
其人亦必死然亦有不死者其不死亦各有道方漢困滎
陽時羽視高帝猶俎上肉巨信乃詐而脫之此復以何道
求不死哉知必死而爲之此信之所以爲真知忠義烈士
夫也當是時陳平夜出女子數千人於東門外楚兵四面
擊之信乘王駕詐爲漢王詐楚漢王因以得跳後世以爲
奇計然徼信漢王亦必虜信功非陳平所及贊曰
君臣義薄爾報爾施遇非國士誰能死之漢方東面士集
如雨其遇將軍不過噲伍及圍滎陽智不及謀千金可捐
士惜其頭明明將軍意痛義激命自我有致之則力蕭蕭
神靈沈沈鬼雄唯帝之休我又何功

國初羣雄贊

韓氏發難搖動中州陳王念鬼王昌偽劉日月既出陰精
乃收犀舟欲東載沈載浮韓林兒

滁陽鵲起交臂羣雄始基王業屢躓中室有許負身侔
呂公英靈降升依我沛宮郭子興

真逸塵間乘鸞稀突偕面雖優窺天則蹶一羊兩狼不死
如髮殺械既成其亾也忽徐壽輝

偽漢揚塵假署江濱智慚走魏勇亞阮秦狼夫求勝悵悵
不已始橫當塗終殲左里遺孤銜玉煩我折筆陳友諒

明氏之興依阻險要繕兵禮士眾頗鳧藻什一取民彼肱
其良通我信使成此畫疆一傳冲讎乃底滅亾明玉珍

九四糾族烏鈔吳下奉羯名順為狼心野師無嚴律客不
長者衝軻自天喪其城社張士誠

慊慊察罕虎步中原擴廓繼之不勝而奔太原挺命朔漠

斂魂運移智惑事去忠存擴廓

友定落魄起於草菅提戈閩海輸粟燕山乳藥不死輟市
血殷雷憑王旅天殛民頑陳友定

黃巖貪亂聚兵海岸始獻悃誠繼懷瞞調東莞知時保境
迎師屈盤豹略婉變龍姿方國珍何真

高叔英象贊

峩然而見者高子之骨適蒼穆然而藏者高子之神清泚
壽觀百世者高子之洞曉壬奇捷中秋豪者高子之精能
弓矢若此者舉非高子也必也風光本地描之不成面目
本來畫之不似夫然後謂之高子

書李貞孝傳後

永思嚴先生取古人之奇節懿行與夫大事之倣詭不恆
見者必破證其年月世代以補輯通鑑之中大約司馬文

正公之所不及載載而未及詳者先生不獨於史才爲優
益表彰遺逸亦其雅好然也常爲李貞孝傳示予曰斯人
亦何讓於古不可以不入列女傳異日子必爲史官其識
之母忽逾年而貞孝之嗣子陳箴言遂以傳紀乞於予嗟
夫貞孝不以情死而能定嗣以承宗祧之重此所以見取
於先生也然貞孝之志操如是使得爲男子而遇今日君
父之難豈不能以一死自全其節哉惟能死而後可以不
死貞孝之謂夫時甲申之陽月也某讀而有感焉特書於
其後

題李龍眠畫幀

李龍眠畫羅漢渡江凡十有八人一角漫滅存十五人有
半及童子三人凡未渡者五人一人值紙壞僅見腰足一
人戴笠攜杖衣袂翩然若將渡而無意者一人凝立遠望

開口自語一人踞左足蹲右足以手奉膝作纏結狀雙履
脫置足旁迴顧微哂一人坐岸上以手踞地伸足入水如
測淺深者方渡者九人一人以手揭衣一人左手策杖目
皆下視口吐不合一人脫衣雙手奉之而承以首一人岸
其杖迴首視奉衣者兩童子首髮鬚髻共髯一人以渡所
舁者長眉覆頰面怪偉如秋潭老蛟一人仰面視長眉者
一人貌亦老蒼偃僕策杖去岸無幾若卒其將至者一人
附童子背童子瞪目閉口以手反負之若重不能勝者一
人貌老過於偃僕者右足登岸左足在水若起未能而已
渡者一人捉其右臂作勢起之老者努其喙纒紋皆見又
一人已渡者雙足尙跳出其履將納之而仰視石壁以一
指探鼻孔軒渠自得案羅漢於佛氏爲得道之稱後世所
傳高僧猶云錫飛盃渡而爲渡江艱辛乃爾殊可怪也推

畫者之意豈以佛氏之作止語默皆與人同而世之學佛者徒求卓詭變幻可喜可愕之蹟故爲此圖以警發之與俗人謂太清樓所藏呂真人畫象儼若孔老與他畫師作輕揚狀者不同當卽此意

題楊青之畫冊

楊芳青之浮沈里中三十年口無雌黃遇酒輒笑生平喜作畫而不自貴重此冊爲耘軒作乃踰年始成滄淡布置絕勝平日知其用意於知己深矣予嘗謂鑒古人書畫當以優劣爲真贋鑒故人書畫當以真贋爲優劣出於古人者苟劣矣雖真者吾猶黜之況贋者乎出於故人者苟真矣雖劣者吾猶貴之況優者乎耘軒試以吾言思之

請參政張公祀鄉賢狀

故宦大中大夫資治少尹江西布政使司右參政張公諱恆由萬厯乙卯科舉人庚辰科進士全忠全孝有守有爲學古入官師召杜之循良而器兼方虎立身行道抱閔曾之誠篤而文比淵雲方擢魏科於大廷卽以孤立而補外茶陵筮仕治眾如烹小鮮興國守官理艱若批大郤塞賈琮之帷幔使赴愬咸得盡言去子產之蒺藜擊強宗絕無鯁避歲丁凶饑則倣古制社倉如清獻之救災吳越兵弄潢池則殲僞漢遣種如土燮之威震諸蠻旣晉職於秋官遂恤刑於兩浙原法意於銖兩輕重之際情可矜罪可疑鐵案不搖眞覺操三尺者爲律拔人命於註誤紛紜之中死不寃生不濫讞橐具在奚止活千人者受封兩造不宿舂而半升之謠以興建昌守從無滯事千金捐橋稅而中璫之焰以息夏中丞屢有美言爲臬副而時相不敢爭利於湖轉藩參而士民猶欲俗公於郡凡諸卓異簡不勝書

他若益藩王折節下交臨政無撓於朱邸吳明卿登壇倡和當官罔貸其伯兄謝顧端文銓席之推不以君子附君子絕陸豕宰重囚之囑不以要人視要人兩卻餽金而莫夜不欺一過鄰封而酷吏改德泊乎辭榮聖世囊止一琴勇退急流年方逾艾羊叔子恩存去後峴山餘墮淚之碑李合伯心切堂堦魏闕有陳情之表補過盡忠於畢世承歡聚順者廿年至若三徑就荒長守杜門之轍數椽壑隘時間還券之言接後進藹若春風戢家人肅如朝典隻字不通於當路而遇折漕諸議則必盡言一介不取於他人而周族黨緩急略無難色詩歌餘事得風騷漢魏之遺理學至深晰濂洛關閩之要刻有因明徹節合爲明志一書總之陰德如巨鳴公不自言故子孫僅傳其什一文章如枝葉世有知者則淵源皆發於性情原其澤及於人止是

誠能動物迄今建昌祠爲名宦合十三郡而弦頌如新因思嚶邑自有鄉賢何二十年之俎豆尙闕伏乞俯從輿論批祀泮宮庶彝好在人江右無獨專之仁義而典型追古海壖有不墜之風聲矣

左翁號說

時子聖昭謂予曰吾年已壯而道未成學古人爲文章而無所合於世竊自歎其相左也因以左翁自號予牽爲號說以廣之予曰子且貴右而賤左乎子且伸右而緹左乎子且以左右之名爲一成而不易者乎今夫客見主人主人在左及出而登車則主人虛左以待左同也或以貴或以賤何也古者官制尙左四近之臣左輔右弼周公左召公右及漢設二相周勃爲左相位次弟一陳平爲左相位次弟二左一也或以貴或以賤何也北之指尙左南之指

尚右吾嘗與燕趙之人遇於途吾趨而左彼趨而右各以
不讓相詬也或爲道其所以乃釋然而去左一也或以貴
或以賤何也今且班十人於此子適居四五之間子以左
人爲左子之右人又以子爲左子以右人爲右子之左人
又以子爲右是左右之名幾未有定也而安在左伸而右
絀乎且夫世有貴於我者吾右之及吾與之談彼方嗟老
歎卑戚戚然若不可以生世有賤於我者吾左之然彼亦
有以自雄其曹也蓋未嘗不樂是故重物輕我雖趙孟不
樂也重我而輕物雖林類榮啟期樂也雖然是猶不足以
勗子我聞天地之位北高南下以東爲左故記有之曰天
地左海試與子往而觀焉背負日月胸盪江湖三歲一周
流波相薄以一羽投之渺然不知其所泊也子誠虛其心
實其腹文必揚乎三代兩漢之波而不爲干祿學必湛乎

孟荀韓子之淵而不惑乎俗是子之道如海而外物之投
子者直一羽而已子爲之左孰能爲之右哉時子作而笑
曰汰哉黃子之言思深哉黃子之以此益我也遂書之爲
左翁號說

上谷五子新撰評詞

評詩者以深穩端潤爲上以怒張筋脈屈折生柴之態爲
下惟文亦然唐之能言者二宋之能言者五皆充然粹然
不得已而奇生焉爾予往以此告記原記原不狂予言故
其爲文緩急豐約動中精要章止句絕餘思滿衍蓋才高
氣奇而能以什一藏千百者視世之求高求奇而卒於不
高不奇者相去萬萬矣記原博覽墳籍技精別華詩古文
皆斐然可觀

柳子之推昌黎曰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佞裴晉公則譏之

附錄卷六
日恃其絕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爲戲予嘗以此論古人之文奇逸者多溢出於理而守法者或不足於奇蓋自班馬已然況其他乎若幾道之於時文則可謂奇矣法矣管評其文如園林雨過雕葩刷芘又如上帝陰兵截然而下今亦無以易斯言

研德與幾道同齒其好古力學亦相頡頏評研德之文必也清新俊逸乎秋水夫容依風獨笑清新之謂也千金駿馬注波驀澗俊逸之謂也管少陵以此目太白而後世小儒之言以爲少陵輕太白故僅比之庾鮑此藝語目夫文至於清新俊逸則天下之美盡矣幾道研德所爲詩古文甚雄富今但論其時義如此

雲俱之文吾欲以輕清蔽之或曰雲俱沈思獨往不阡不陌汗瀾卓詭詰曲幽異讀者爲之舌橋而不能下口呿而不能合輕清果足以蔽之乎日子不見雲之在天乎頃刻百變而不知輕清故也地產之精者莫如金玉瑞者莫如麟鳳然而麟不能爲鳳金不能爲玉者輕清不足也是故輕清而後能變化變化而後謂之奇

智合今世之聖童也八九歲時爲文操筆立就淵然有奇氣可誦今其年僅成童耳於經史無不窺於騷賦古文詞無不學卽其制舉業亦屢變而益工矣或曰似成宏名家或曰似漢魏閒文字雖予亦不能異也予聞湯義仍先生傳世之文皆十餘齡時所作然竊怪義仍先生古文詞不能遠過其時義今智舍之時義固已突過義仍矣其古學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今之君子胡足以方之

附錄卷六

陶菴集卷第六補

順德龍鳳鑣校栞

陶菴集卷第六補

順德龍鳳鎮校采

